

【苏】A·Γ·阿甘别吉扬

改革： 苏联的双重挑战

43

鹭江出版社

Abel•G•Aganbegui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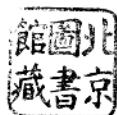
PERESTROKĪA Le Double
Défi Sovietique

MANUSCRIT TRADUIT DU RUSSE
PAR ANITA TIRASPOLSKI

ECONOMICA PARIS 1987

8551123

1987-06-17



D 548183

前 言

世界在飞快地变化发展，我们国家也逃脱不了这场动荡。目前，整个苏联社会都处在变革之中：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决定性的阶段，价值观念在更新，未来的基础在奠就。

作为经济学家，我难以估价我们社会中正在进行着的、彻底的改革和革命性的变革的整个规模。变化的气息处处可闻。精神状态在改变，新观念在确立，它们涉及国际政治、意识形态和经济……等各个不同的领域。

本书论述经济生活的改革，研究业已提出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任务。在这方面，不应当忘记今天我们正处于变革的黎明。

实际上，正在发生的各种质的变化并非昙花一现，而是我国新经济政策中长远战略的一部分。

目前，经济改革似乎既艰难又不稳定，已取得的相当重要的进展，不足以保证预期的根本性转折会被顺利接受。

我们以一种批评的眼光看待形势。但这并不是自认失败。相反，揭示面临的任务，揭示变革的全部内容，将使

我们增添新的力量。

本人愿以至诚至善的态度与人共商自己对现行改革的思考。

我不想隐瞒，我喜欢具体的实例，我就是依据实例研究发展趋势的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读者会在本书中读到大量的——也许是多余的——具体事例。这样处理，是有意遵循了弗·依·列宁曾表述的这样一种思想：“科学需要事实，而不是教条。”

经济改革有许多方面。它涉及各个领域、各个层次、各个经济部门，并且触及民众各个阶层。经济和社会的进程有着自然的紧密联系。因此，我在本书中研究了改革的各个方面。我谈到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念，及其应走的集约发展的途径，谈到科学技术领域的新政策，以及投资和投资结构；我详细分析了有关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彻底改革的各个方面；我阐述了经济公开性与民主化的问题；最后，我提到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困难。我特别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以及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。比如：苏联经济能否承担军备竞赛的新的升级？我曾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。但是，对我来说，最困难的或许是对我国的未来作番描绘，对二十一世纪、对第三个一千年作番展望。这展望的一章，权作本书的结束语。

我要坦诚地说，我是改革的一名支持者。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，加上我们这些经济学者，我们大家历经磨难，得到了这场改革，我们甚至已为它进行了准备和论证。今天，我们亲眼看到，在经历了停滞、麻木和自满的

艰难时期之后，我们多年的梦想正在实现。

目前，生机在恢复，大多数劳动者的愿望正成为现实。全国人民逐渐热衷于改革，人们目睹了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化。这是日后大发展和改革成功的保证。

我愿用我们的领袖米哈依尔·戈尔巴乔夫这句激动人心的话来结束这篇前言：“我们再也不能后退了。”

阿·格·阿甘别吉扬

目 录

前言.....	(1)
第 一 章 改革的挑战.....	(1)
第 二 章 历史的教训.....	(43)
第 三 章 效率：改革的中心环节.....	(65)
第 四 章 技术的挑战.....	(83)
第 五 章 新的投资政策.....	(101)
第 六 章 管理体制的彻底改革.....	(112)
第 七 章 计划与市场.....	(129)
第 八 章 开放型经济.....	(146)
第 九 章 企业自行发展的动力.....	(165)
第 十 章 改革与人.....	(185)
第十一章 改革的动力：公开性、民主化、自治.....	(206)
第十二章 苏联经济能否承受新的军备竞赛？.....	(217)
第十三章 2017年——十月革命一百周年.....	(231)

第一章 改革的挑战

加速、改革、公开性：这些相互联系的新观念，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，这项战略是由米哈依尔·谢·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4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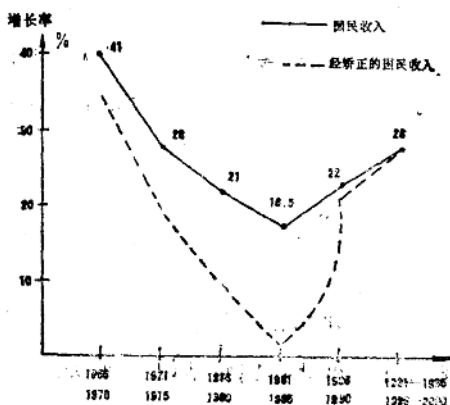
依据这项新的经济战略，我们找到了与这15年来出现的减速现象截然相反的、加快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思想。15年来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的变化，以及预期它在未来几年的变化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（参看附图）。

实线表示可使用的国民收入的增长，它与官方统计提供的数字一致。在15年当中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2.5倍，而且，这项统计数字不仅表示相对下降，同时也表示绝对减少。此外还应注意两个事实：国民收入在1981—1985年期间的增长，部分地是靠进口增加多于出口增加取得的；而用作估算国民收入的有效价格指数，也是极有争议的。

在我看来，我们的价格统计不完善，没有充分考虑到

由于改进产品质量，以及在没有为消费者做出相应的质量改善的情况下，用高价产品代替廉价产品造成的价格上涨。如果我们使用根据这个论点得出的更加真实的价格指数，国民收入增长率及其它发展指数显得比官方统计的低一些。所以，我试图用虚线在图上画出经过矫正的、更准确的国民收入增长图景。

国民收入增长的演变（各五年计划期的增长率）



这张图表明，在1981—1985年期间（第九个五年计划），经济实际上没有增长。这种经济停滞状况，这种预兆危机的局势，对我国来讲是不寻常的，它在1979—1982年期间尤为突出。在这期间，就是按照统计机关公布的数字，以实有数量表示的工业产品的生产，也总计下降了40%。农业产值下降（这些年总的生产水平始终没有达到1978年的水平）。生产开工能力明显减少，社会生产效益的各项指标下降：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没有增加，投资效率

降低，资金效益急剧恶化。第九个五年计划将近结束时，局势略有起色，但总的来说，1981—1985年的计划没有完成，国家陷入了经济困难的局面。

消极倾向在滋长，停滞蔓延到许多领域，不平衡状况在扩大。正是在这一形势下，1985年3月，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米哈依尔·谢尔盖伊维奇·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。他是一位有进取精神的年轻领导，一位有高深文化修养的人，受过大学教育。他正以高超的专业素质着手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。

我们艰苦工作一个月，使用了原已完成、已准备就绪、但未实行的那些方案，得以起草出新的发展战略的轮廓：加速战略。

加速战略：数量目标

以上的附图显示了加速的数量方面。如果以1981—1985年期间的官方数字为基准，国民收入的增长在1981—1985年期间应当超过3%的年速率，在1986—1990年期间应超过4%，90年代则应超过5%。“三一四一五”，这就是加速的数量公式。如果考虑到实际情形，即1981—1985年期间经济已经停滞，那么，增长就必须从零起步，并且要完成每年4—5%的急剧进展。

细心的读者会发现，按我的估算用虚线在图上标出的国民收入实际增长曲线，大致与加速增长的预测相吻合。

事实上，按照我国官方的统计方法，我们在计算国民

收入时没有计入服务业，而联合国和世界多数国家所实行的估算国民收入的统计方法，是包括服务领域的。从前一个时期来看，计入服务业并不需要做大的矫正，因为服务业在我国占的比重很低，在1981—1985年期间，其进展大致同国民收入的进展一致。

但局势正在改变。按照1986—1990年的计划，服务业的增长率比国民收入快2倍左右，因此它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将明显增加。若按西方的计算方法，当其它情况不变时，我国国民收入的实际进展超过官方的指数。但是，如同我们已经提到的，应考虑到价格指数被压到了最低限度。看来，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在1986—1990年期间、乃至1990年代，都要相互抵销。鉴此，我们可以认为，在我们未来的计划中，国民收入增长4—5%的数字是一个相当客观的目标。

加速战略：一种新的发展模式

至此，我们谈论了加速发展的数量方面。数学家和力学物理学家按照这个含义精确地使用加速概念，他们将它定义为二阶导数范围内的速度提升。

但在这里，我们要赋予加速概念另一项含义：这个概念在社会经济意义上富有新的内容。它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数量方面，还有质量方面；尤其是它的质量方面优先于数量方面。

加速概念指转向发展具有新质的苏联经济。确切地

说，重要的不是速度或者相对增长，而是这种增长的每一步的内容。

当今，苏联的经济结构十分落后和保守。采掘工业和农业生产占的比重过大；而制造业和原料加工业的发展不足。至于第三产业部门，则更有限。此外，质量、效率和生产的竞争能力仍很弱。无效生产的比重很高。产品系列和现有服务业大大偏离社会需求和实际需要，无法令人满意。人们可以称之为福利工业的那些部门亦非常落后。

自然，这种过时的生产结构基本上决定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内容。但是，我们打算彻底改变这种结构，使它变得有进取性、有效率，赋予它更多的社会内容，把它引向满足社会需求和增加人民的福利。这样一来，社会生产增长的内容将发生深刻的改变。我们要提高优质产品的产量，使产品更富有竞争力。采掘工业的位次将下降，产品加工的等级将提高。机械工业的比重将显著增加，特别是那些大量包含科学内容的工业更要增加，其中首推信息行业。

增长所具有的新质将到处体现出来。人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。首先，它意味着增长因素和源泉的根本改变。如果说，在最近15年期间，我们依赖粗放因素、靠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生产而获得发展，那么，将来就应当把经济引上集约式发展道路，也就是说应当改进效益和质量。科学技术进步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。其次，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引导将加强。人及其需求将摆在优先地位上。解决社会问题，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

平，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。

国家社会经济加速的发展，将引导我们的经济达到更高的、具有新质的水平。这种加速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，而且还有全社会。加速是我们党一切政策的中心，是长期的、战略的中心。

这不是一场短暂的运动，也不是仅适用于未来五年的加速。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，不仅要实行到本世纪末，而且至少要遵循20至30年。在二十七大会上制定的我们党的新纲领，就是针对这个时期的。加速概念仿佛是贯穿这项纲领的一条红线，是它的核心、“结晶”。

从改进到改革

为了在我国社会中保障加速的实现，我们正进行着一场经济改革。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中是崭新的。过去，我们曾用过“改进”这个概念，它意味着改善局部，改进孤立的经济因素。当时，我们的基本思想是，现有的经济组织符合发展的条件和目标，所需要的是正确地调节、改进、完善它。这可以说是渐进式的变化道路。

改革则不同。它意味着深层的突变，并引起质的巨变。当现存的经济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、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成熟度、解答不了未来的问题时，改革便势在必行。于是需要彻底改变这个体制，改造这个体制，更新这个体制。在这样一场行动过程中，被触及的不是局部或孤立的

经济因素，而是整个经济体制。必须改革它的各个方面和组成部分以求获得新质。其实，这是一场革命式的转变，它不同于渐进的方式。并且，在俄文中，“改革”这个词的特点正是指革命性的质的转变，其概念有多重含义：它是彻底改造、深入重建、根本性突变、转入新质和决裂的同义语。

改革关系着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，是一次全面的、多种形式的、复杂的调整。我们不仅要改造经济，还要重建政治体制、观念形态、党的工作，一句话，重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全部上层建筑。

作为经济学家，我要谈的当然是经济改革。但是，经济改革的进行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，而且要靠这些方面的变革得到巩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

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推行经济改革？改革触及一切。需要进行大规模的、综合的、系统化的工作。但首先应当认清的是努力途径和基本方向，它们包括以下四个方面。

1. 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

我们必须在可供使用的生产资源增长下降这个背景下，来解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问题。以前，我们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大量增加这些资源。苏联是一个广袤富饶的国家，依靠增加劳动力、燃料和原料、投资和资金取得发展，是很正常的。让我们看看战后一个典型的五年计划期：生产资金和投资增加了1.5倍，燃料和原料采掘业增

加了25—30%；经济部门招收了1,000万至1,100万新增人员，其中大部分进入了原料生产部门。在第六、第七、第八和第九个五年计划期、贯穿1956—1975年的20年内，这样的发展已司空见惯。第九个五年计划是得益于资金大量增加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。

假如要计算反映可用于生产的全部资源增长的综合指数，那么，按照我的计算，我们在1971—1975年期间取得的资源增长是21%。在本书以下几章中，我将详细阐述这种综合指数的计算方式及其构成。以下，主要是作一个总的概述。

在第九个五年计划（1971—1975）以后，由于多种原因，资源增长开始极其猛烈地下跌。由于国家进入了战争造成的人口低峰时期，劳动力的增长减慢了3至4倍。此外，我们还面临在生产部门和居民公共事业部门（教育、卫生）之间对编制定员进行大规模再分配。以前，我们生产增长的四分之一要靠增加编制定员，但在1986—1990年期间，全部生产增长都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，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到九十年代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将超过生产增长的速度，从而把进入生产部门的劳动力解放出来，分配到居民公共事业部门。我们计划从现在起到2000年，即用15年时间，把劳动生产率提高2.3—2.5倍，同时，国民收入将提高近2倍，这样便能够显著减少生产部门中劳动者的数量。为了进行比较，让我们举出已有的1971—1985年的数字。在这个时期，国民收入增加了80%，就业增加了15%，生产率增加了80%。今天，我们必须通

过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，来补偿编制定员的缩减，同时保证国民收入有更稳定的增长速度。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是无先例的！

在燃料和原料采掘业方面，变化更为显著。在1971—1985年期间，采掘工业的总产量增加了25%，而1981—1985年的增长只有8%。增长下降主要是因为开采价值的矿藏的地质、采矿和经济状况恶化。由于采掘工业的生产量巨大，优良矿床、地层和地表正迅速减少。为维持原有生产水平，需要更深地掘进，开发新的矿床，开采较难开采的地层。在国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，燃料和原料的来源，已经供不应求。在许多地方，生产下降，人们不得不到北部和东部地区开发新矿床，在那里建设交通线，建造新村落，开垦土地，吸引居民前往。这一切都很费钱。生产费用上升，专项投资增长非常快。生态学方面的限制对这些工业也越来越严厉。

然而，在节约资源方面，技术的进步发展很快。而且一般认为，节约一吨燃料或原料比生产一吨要便宜些。因此，力量和资金应当投到节约资源上。依靠节约和降低消耗标准来满足新增需求的一部分，可以弥补燃料和原料生产增长的下降。在1986—1990年期间，新增需求的三分之二将靠节约原料来满足。到90年代，按照我的设想，节约将满足其中的75—80%。所以，将来资源生产的增长率会继续下降，众所周知，这是一种世界性趋势。我们必须从生产增长和燃料及原料消耗的粗放方式，转变为以节约资源为特点的集约化生产。

在最近10年间，投资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。1971—1975年，其总额较上一个五年计划期增加了41%，1976—1980年为29%，而1981—1985年期间是17%。这造成了固定生产资金增长的下降。如果以前它在每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增长都达到50%以上，那么在1981—1985年期间，它只增加了37%，预计1986—1990年间的增长率约为30%。总的来看，以上计算表明，从现在起到2000年，固定生产资金要增加一倍，即同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体相当。为进行比较，我们要指出，在1971—1985年期间，为使有效国民收入增长1.8倍，固定生产资金增加了2倍。最近的比较表明，从一个五年计划到另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资金效益下跌严重，平均值在14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所使用的固定生产资金的每一个卢布，因我们利用得越来越糟，每年获得的产值越来越低。

我们必须按照预期的资金效益数字所表明的那样，制止这种不利的发展。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（1986—1990），资金效益的下降将大大放慢，到九十年代中期，其指数应当稳定，尔后上升。

因此，为了在各条战线上，以及在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上，从粗放发展转为集约发展，我们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。把生产效率翻一番，我们便能够补偿资源增长的减慢，并加快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。

对于这种情况，具体的计算说明了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用一张总图，表示出可使用的国民收入的变动情况，以及第九个五年计划以来的资源增长的全部指数，这是资源增

长仍然强劲的最后五年计划。

从综合指数看，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，资源增长从21%跌到13%，1981—1985年期间又降至9%。这些年间，我们未能做到用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，补偿资源增长的下降。正如官方统计指标所表明的那样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显示出与资源增长的减少成比例的下跌。假如我们在这些指标中引入前面提到的修正量，就会看到更高的下跌率，但我仍将以官方的指标为依据，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发现这种倾向。在下图中，国民收入增长曲线和资源增长曲线之间的影线部分，表示资源利用的效率。

生产效率的变化

